

玫瑰的幻灭与新生

张琛

继去年刘亦菲领衔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大火之后,最近伊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再次成为新一轮话题制造王者。

过时的玛丽苏人设?

穿越岁月迢迢,年少轻狂的描写亦舒,起名为《优雅地老去》,工作多年后,探寻亦舒优雅的本质,想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版权收入:《玫瑰的故事》之前,《喜宝》《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等都有了大陆版。亦舒的“优雅”,一方面是经济地位使然,另一方面便是伊退隐加拿大后,对于很多书迷不能忍的改编细节保持隔岸观火的淡然,拿得起、放得下。

亦舒笔下最不缺的便是绝色佳人,以及无数个风流倜傥、儒雅精英范的“家明”。玫瑰的故事里,既有庄国栋,又有傅家明。

但是,几十年后的观众不买账了。

网上讨论的热点包括“凭啥一个女人仅凭美貌就能让这么多男人神魂颠倒”“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居然天天谈恋爱,不认真工作,这不是三观不正吗”等,核心不外乎是认为黄亦玫这样的作派、这样“人人都爱她”的玛丽苏人设过时了,连同师大笔下璀璨香江才子佳人的都市爱情一并过时了。

毕竟,近年流行的都是“姐独自主美丽”的大女主剧。

亦舒不是琼瑶。在亦舒的年代,她写职业女性还是有劲道的,写爱情也是克制的。只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经济越来越好,大陆观众看港台作品,已经没有以前灯下看美人的向往憧憬。反倒是港人北上频频成为热点。那些中环往事,已经不能再牵动更多年轻观众的心。当东方之珠的光环褪色,亦舒笔下那些带有“茧丝花”“玛丽苏”色彩的角色便更容易引发争议。

相比爱情,当代大陆女性似乎更向往“美貌”“有钱”“成功”。

不过,我倒不认为《玫瑰的故事》是纯属虚构、过度自恋的玛丽苏文学。既然这片土地早有苏妲己、夏姬、赵姬、烽火戏诸侯、长恨歌等典故,又遑论一朵黄玫瑰呢?

内地版《欲望都市》?

亦舒多次借笔下人物的口写“最要紧的是姿态好看”。

其实,年轻时的师太也曾受过爱情的苦,也曾不优雅过。刘亦菲版《玫瑰的故事》里,女主角黄亦玫砸烂初恋男友庄国栋的家;现实中,亦舒也曾剪掉过某任老公的西装,甚至将刀插在床上……果然,艺术源于生活。

有网友评论刘亦菲版的黄亦玫与庄国栋,类似经典美剧《欲望都市》女主角之一凯莉与Big先生;凯莉想与Big先生长相厮守而不能,进而恼羞成怒、各种发飙;而看重事业更甚于爱情的庄国栋,则类似于金融大佬Big先生的作派。我认为,《欲望都市》的内核甚至还不如《玫瑰的故事》。

玫瑰有恃靓行凶的香江浪漫,也有刘伶饮酒的大情大性,《欲望都市》则要世俗很多、普通很多、黯淡很多。剧中职业为专栏作家的凯莉,如果按现在的话说简直是“精致穷”。譬如,凯莉会为名牌高跟鞋一掷千金,却租住在曼哈顿,直到结婚也没有固定资产。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与Big相比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凯莉对Big的一见钟情,很难说是利益驱使,还是爱情使然。

如果说,黄玫瑰的美有种倾国倾城的传奇色彩(至少在亦舒笔下如此),那么,凯莉的美貌与才华在全球精英集聚的纽约只能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或许正因为此,《欲望都市》播出时,内地网友,特别是

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女性普遍认为很真实,而《玫瑰的故事》播出时,则会出现“怎么可能”“匪夷所思”等评论。

相比玫瑰,凯莉与Big的爱情才是玛丽苏本苏吧。

欲望的对面,幻灭还是新生?

在《玫瑰的故事》里,黄亦玫挣扎过、抗争过、幻灭过、百转千回、千帆过尽……最终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这其实无关乎事业,也无须硬拗都市女性职场成长的主题。在我看来,相比《欲望都市》里小镇青年出身的专栏作家凯莉,《欲望号街车》中出身美国南方庄园主阶层、拥有不凡美貌却不事生产的白兰琪与黄玫瑰更有共通之处。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欲望的对面是死亡”更是广为人知。费雯丽也凭借白兰琪一角,继扮演《乱世佳人》的斯佳丽后,再夺奥斯卡小金人。

在我看来,白兰琪、斯佳丽、黄玫瑰,甚至费雯丽,都是这类女性在不同语境中的平行人生。她们是纯粹的女性,有着女性的柔弱懵懂,也有着对于自己大美女身份的美而自知;她们有着充沛的欲望,绚烂的爱情,也有着多舛的命运。在南北战争的战火下,斯佳丽和白兰琪同样经历了家道中落和亲人离世。只是,白兰琪沉溺其中,随波逐流,斯佳丽奋起抗争、逆天改命。

《乱世佳人》《欲望号街车》这两部作品反而是女性主义的——斯佳丽和白兰琪都选择了几乎需要靠她们庇护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男性,而非世俗意义上的强者。就如观众眼里的黄玫瑰,感情生活“高开疯走”,和斯佳丽、白兰琪一样,妥妥“恋爱脑”。斯佳丽的幸运之处是心性坚韧、执行力强,火速融入战后新时代,又得到投机商白瑞德的鼎力相助;黄玫瑰的幸运之处在于有个好哥哥,有父母的庇护,经济始终无忧。她们靠着一团欲望之火热烈地活着,当这份热情燃烧殆尽时,或如黄玫瑰般洗手作羹汤,绚烂归于平淡,或如白兰琪般破碎疯狂,落花流水春去也。

现实生活中,美人迟暮的费雯丽出演《欲望号街车》后,因入戏太深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不得不与剧中的白兰琪一样接受电击治疗。是“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还是白兰琪才是最真实、最残酷的人生?而在加拿大颐享天年的亦舒,偶尔回忆年少时同为香江才女的好友西西,唏嘘惆怅,却再难创作出《玫瑰的故事》那类情天恨海、为爱痴狂的作品。

隔着山河岁月,那些最初的悸动,那些原始的纯粹,那些生命的力量,不是幻灭便是新生,不是死亡便是涅槃,而死亡契阔,却往往非人力可及。



24 节气之小暑
(篆刻) 黄尚岭

一个有情有义有趣的灵魂

——《肖声之声续集》序

汪忠泽



余光中先生说,如果他要出去旅行,他会找苏东坡;他说苏东坡是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事实上,东坡一生坎坷,三次遭贬,越贬越远,直到海南,可即便如此,也“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致信友人都不忘“呵呵”两声。那么900多年后,当肖声天遂人愿,寻迹而至偃州的东坡书院时,心里会不会也“呵呵”呢?

肖声没有说,只是从一个新闻人的视角,以一个景仰者的膜拜,探访和感动于此间的“东坡遗风”。当然他也提到他曾参与编著的《苏东坡的常州情缘》一书陈列于斯,或许勾起陈年旧事,往日情怀。

人们喜爱东坡,是喜爱他无论顺境逆境的豁达乐观,是喜爱他尝尽人间冷暖的有情有义,是喜爱他苦中品出乐来的机智有趣。往事越千年,我们是通过他的诗词文章、趣闻轶事,感知他的赤子之心,知道他是性情中人。想来,文字真是奇妙的东西,它传达的意象、迸发的光芒,可以时空转换、交叠积淀,可以心领神会、传情达意。这不,看了肖声的《肖声之声续集》,感觉就像在和老朋友面对面聊天。

肖声有情如斯。他讲他年少家贫

学,老师、同学、胞弟如何助他复读;讲他当年在大街上卖冰棍的时候得知考取北大;讲他在为北上路费而焦虑不已的时候,学校和同学雪中送炭,所以他“毕生难忘母校恩”。他讲他寻访同窗12年、失联25载的老同学的故事;他讲与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的过往,纸短情长、静水流深。肖声的亲情、友情、深情、恩情、柔情、痴情,都在文字间漫漫铺展,令人动容。肖声讲到爱情和婚姻时,虽称是“突击”,但也有故事,还很别致,因为他们是同窗夫妻。20多年前肖声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创办了一所半公益性质的阳光培训中心,一干又是十五个春秋。而后,“从此日月归自己”,他开始携妻携友,时常“山间之清风、江上之明月”,照片上的小表情、微神情那是特别丰富。

肖声有义如系。他急人之所急,两天一夜“赶出”4万字。他想人之未想,从关注青少年犯罪到编辑出版《当代家庭教育指南》,一时洛阳纸贵。他纾人之所困,有关方面建公益球场缺资金、缺资源来找他帮忙,他也是义不容辞,办得周全得体,满堂喝彩。书里涉及有名有姓的人很多,这自然是肖声的记者生涯和社会活动所致,但是能列出这么多的人名,要是用心记住了,要么是用心记录了。东坡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看来肖声也是差不多。行笔至此,脑海里突然冒出“系马高楼垂柳边,相逢意气为君饮”的意象来,或许时光倒转数百年,肖声还真是一个侠客。

肖声有趣如此。这个“趣”体现在他的“折腾”里,体现在他的故事中,自己说“此生,大多年华都是在党报工作”,但办报也办出故事来,比如评常州小姐,比如论钓鱼比赛,比如“折腾个新集子出来玩

玩”。这几年一玩就“玩”出了好几本书,50万字《准句号》馈赠亲友,15万字《事后诸葛亮》点评赛事。本书谓“肖声续集”,也有30万字,闻其言感觉是“边角料”凑出来似的,呵呵!其实内容丰富翔实、妙趣横生。海南寻房白马井越冬养生,那是“何妨吟啸且徐行”;从海南打“飞的”去西安看球赛,那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印象中的肖声一直在路上,为趣所趋,乐此不疲,自言“船到桥头自然直,走起!”

肖声者谁?陈德荣也。当年龙城报坛的闯将、社会活动的先锋、新闻革新的虎帅,印象之中就是“拼命三郎”、快意乾坤,总能“折腾”出许多新调调、新套套来,按他如今的话说,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按常规办事”。现在编个集子出本书,美其名曰“主意自己拿,又无须任何领导批准”。其实,感觉陈先生好像也不怎么把“领导”放在眼里。这么说他好像不尊重领导,其实不是的,他既尊重领导的人,更尊重领导的事,就是对“领导”这两个字不怎么上心,虽然他常把“领导”挂在嘴上。平实、率性、真诚、有韧劲,众人无不觉得陈先生不唯书、不唯上,属于只唯“事”而不拘一格。

就说他编的这个肖声之声的续集吧,也是自由发挥、随心所欲,里面有散文、特写、随笔、杂感、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文艺评论、体育评论等等,像个“大杂烩”。不过看起来,倒也“文似看山不喜平”,别有新意在其间,“有缘者”大可一读,那确实是“海接着天,天连着海,海天一色,辽阔苍茫,心旷神怡”的自由自在、信手拈来。

陈先生采访克里木,说这位歌唱家“样子不严肃,思想很严肃”,我看陈先生也是如此,作文很率性,洞察很深刻。他写“一锤定音‘天目湖’”就深有体会,“党

报威力,可见一斑”。他主办《延陵周末》12年,出版报纸600期,坚持做到了两点:一是政治上绝不打擦边球,二是每期都有一两篇可读性强的佳作。实是政治上的明白人,业务上的内行人,事业上的带头人,在今天的常州新闻界,能达到这样水准的,依然不是很多。陈先生确是后学榜样。

周国平说:“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最后都要回归平凡……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人生才是圆满。”感觉陈先生就没有“回归”过,退休如许多年,一直在“折腾”,一直在行进,也一直在圆满,写了一辈子稿,出了十多本书,总有两千万字吧?“苦头是吃尽了”,但他说“越是这样经历曲折,幸福才越有滋味”,接着还要跟上一句:“你说对吗?”事实上也是,许多的苦难、酸痛、眼泪,经过岁月的洗礼,都变成了丝丝的甜、淡淡的香、微微的笑,或者就是“呵呵”的乐。

“呵呵”的背后意味深长。有人统计过,苏东坡给友人的信中出现过40多次“呵呵”。“呵呵”是什么意思?是喜还是悲?是炫耀还是无奈?是无话可说还是不屑嘲讽?各各不一,但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纯净、通达,自由、温暖,诙谐、平实,是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是艰辛苦难过后有情有义有趣的灵魂。

多年未见陈先生了,那天电话里依然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实在想不到他竟年逾八旬,感觉却一如当年。这个最近的“当年”是2012年,那时候陈先生出版《肖声之声》,我遂撰写了篇短文字贺。转眼间现在是2022年了,陈先生出版续集,我再续前缘写篇读书心得致敬。2012年到2022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十年,也是一个伟大的十年,那就期待下一个更伟大的十年吧。陈先生,你说对吗?



风雨访先贤——黄仲则故居一隅 纸本油彩 王驰

燕雀湖之恋

刘亦鸣

仿佛博爱之都的源泉汇聚于此

初夏,当我在草木葳蕤的湖畔流连如同走进现实中的莫奈花园耳边回响起《水边的阿狄丽娜》仿佛回到早已逝去的青春年代当我从琵琶湖里采撷一把荇菜如同在诗经幽远的意境里徜徉当我在前湖的水面追寻那些水鸟如同插上了自由飞翔的翅膀当我在梅花湖畔静观那朵朵睡莲如同打捞起一盏盏古老的宫灯此情此境让人心生愉悦这就是我心中的燕雀湖

这就是我梦中的伊甸园

深秋,当我在铺满落叶的小径徘徊如同走进梵高的艺术画廊耳边回荡着《秋日的私语》进入一片梦幻般的隐秘地带残荷在远处等待秋雨蒹葭在水面摇曳生姿紫红的榉树在山间招手金色的银杏在湖畔点亮火炬黄色的乌柏在湖堤逶迤行走红色的枫香在高处静观其变还有那慢慢脱去红色外衣的落羽杉这一季的湖光山色雁鸣秋声

古老的燕雀湖几经沧桑
遗留下琵琶湖和前湖一带水
当梅花湖被三月的梅花唤醒
沉睡的燕雀湖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几片湖水缀连成一个新的意象
也让我产生辽远的遐想

当我穿过古老的城门洞
几方静谧的湖水让我豁然开朗
擦亮了我几度沉郁的目光
也消解了那些沉重的悲伤

那弥漫着氤氲气息的水体
吐纳出万千气象
那灵动鲜活的水生物种
律动着迷人的神韵
足以呈现这座城市的自然风貌
足以涵养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仿佛文学之都的血脉根植于此
仿佛浪漫之都的含义潜藏于此

每一帧画面都绚烂多彩
每一步换景都是视觉的盛宴
每一次驻足都令人激荡诗情

不必再赘述风雨阴晴
不必再细说冷暖冬夏
这里的每个季节都有别样的风景
每一次过目都占满视觉的内存
我早已在湖畔的阴影里迷失自我
我宁可在湖水的轻摇中沉醉不醒
我愿意像史前那样在此沦陷
我愿意在你的怀抱里抱枕而眠
我只想谈,如果可以
我愿意四季为你守候
是的,我愿意像这古老的城墙
成为你晚霞中的投影
我要拥起一捧明净的湖水
照见未来的光明和美好的希望
我愿意在这里虚度时光
回到我心内深处,遥远的故乡